

刘庆邦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 收录22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 《心事》：生活是矿井 爱是矿灯

作者简介：刘庆邦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，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图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《黑白男女》等九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姐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等七十余部，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等国文字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分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



近日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刘庆邦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心事》。书中收录了他在4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创作的22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。故事背景以矿工生活和农民生活为主，从客观平行的视角展现了男女主人公遭遇爱情时的心灵世界。

据该书出版方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与自己以往强调小说的反思功能不同，《心事》着重于生活中的爱，突出小说的审美功能。刘庆邦说，“生活是矿井，爱是矿灯。爱

的本质是善良、尊重和付出。爱也是一种天赋、能力和意志力，人对真正的爱总是保持着敬畏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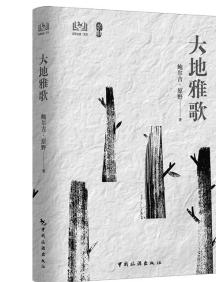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中篇小说《神木》，被改编为电影《盲井》，斩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节“银熊奖”。他认为，文学既有审美功能，也有反思功能，写作应当从个人内心出发，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。

对于如何写出好的爱情小说，刘庆邦给出的回答是，用思想升华情感，然后才能写出完美的作品。先是生活，后是小说。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好书推介

《大地雅歌》

鲍尔吉·原野/著



鲍尔吉·原野被称作中国文坛的“草原三剑客”之一。这本书揭示了人与大地的某种神秘的关系，表达了一位作家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全书宏观与细微俱在，乐曲与画面共生，是作家向养育我们的这片天地的致敬。他以特质的语言鲜活地把大地、树木、河流、节气再现于书中，展现了作家宽阔、悠远的情怀，具有鲜明的个人视角和写作风格。

刘庆邦：写作要凝视内心 不能“随大溜”

在不久前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，刘庆邦从文学观、自身写作以及短篇小说创作等多个角度，深度解读了《心事》这部小说集。

谈写作： 好作品用思想升华情感

文学的本质可能有多种功能，比如启发社会，比如娱乐，比如对心灵的慰藉等等。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，文学有两个最根本的功能，一个是审美的功能，另一个是反思的功能。如果换一个说法，一个是抒情的，再一个就是质疑的。质疑的也是批判的。如果再换一个说法，它是表达爱的，也是表达恨的。

好多长篇，像我刚刚写的《女工绘》，它的审美和反思不是截然分开的，不是说我这个审美的就是审美，反思的就是反思的，不是这样，它是交织在一块的，在审美的同时反思，在抒情的同时质疑和批判，在爱的同时也在表达着恨。《神木》主要就是质疑、反思，说白一点就是批判现实主义。这种小说这个功能比较明显。我的小说有些偏重于审美，《心事》里面大量篇幅是审美比较多，抒情、审美、田园风光、铭心刻骨的爱情，让人心灵变得非常柔软，这种审美。虽然也有背景性的一些质疑，但主要是审美的格调。

这是我对文学本质的理解。

文学是一个从俗世来的的东西，但是这要求我们懂得俗世生活，要有社会深入经验，懂得人情世故。这是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一开始说的。他说什么是文章？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人情包括很多，恋爱是人情最闪光的一种情感，还有很多很多情感，不光是你懂得，做不到人情练达就很难说是好文章。还有一个是世事洞明，这就把我刚才说的文学功能概括了。前一联是讲抒情的、审美的，表达爱情的；后一联是讲理性的、讲思想的、讲反思的、讲批判的，世事洞明。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有思想，必须思想和情感很好地结合起来，用你的思想升华你的情感，然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

我目前写了四部煤矿题材的长篇，还有大量的中短篇。可能煤矿题材的短篇加起来有一百多篇。我除了兼职中国煤矿协会的主席，有机会经常到煤矿去，跟矿工保持紧密的联系，还有就是我割舍不开与煤矿的一

谈写作： 第一个读者是自己

写作不要科班训练，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在厂上当工人，完全是为了吸引女朋友，表达一种爱意，我就蒙着写了第一篇小说，写完小说没地方发表，女朋友看了说不错，好。就放到那，放了六年以后，拿出来就发表了。发表就说明路子走对了，也就是说没有胡编乱造，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，自己的生命体验。

如果你开始写，你最想表达的情感，你最真挚的情感，不吐不快的情感，不防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，给它一个形式，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故事的形式，那就行了。语言朴实再朴实，自然再自然。一开始写容易很夸张，我的感情这么饱满，好像要喊出来一样的。开始往往用力太过了，不要太用力，就完全是心平气和的，用最恰当的语言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。首先把你感动，自己看完以后觉得挺感动的，我觉得这就成功一半了。

这个语言的表达一共三种状态，不急、正好、太过。不急就是没有达到，情感没有表达出来，太夸张了，这种毛病犯得比较多。我要求大家“中”，所谓中庸之道，不是说指人的一个方法，这个“中”就是正好、正合适，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正好，不多不少、不胖不瘦、不高不低。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。写起来。

我们写作的时候不能把读者对象化，要写给年轻人看，写给老年人看，写作是不考虑这个的，它不迎合任何读者，它是尊重读者，因为文本的价值是通过读者的阅读实现的，没有读者的阅读，任何文本，再好的文本也不能实现其价值。所以对每个读者都应该是非常尊重的。

读者首先是谁？首先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才是第一个读者，第一个真正的读者。因为我们的写作都是从个人出发，不是从集体出发，都是从内心出发，不是从外部出发。它是凝视我们自己心灵的一个景观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所感所思，忠于自己感受到的东西、思索过的东西，绝对不可以“随大溜”，绝对不可以跟风，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，开始

就一定要找到自己。因为每个作家写来写去，都是写自己。我说写自己，不一定是你自己的事、自己的题材，第一人称，不是说这个，是一定要经过自己心灵的沉淀，打上自己心灵的烙印，找到自己的心灵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变成自己独特的一个心灵世界，我说的写自己是这个意思。

谈爱： 本质是善良尊重和付出

在刘庆邦看来，爱最难说清，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，是一种心灵化的东西。没有任何一种爱情指南来指导我们如何去爱，也没有爱情教科书教我们怎样爱。所有的爱都因人而异，没有标准答案。

我认为，人是一个爱的载体，每个人一生都避免不了爱，不同的态度会出现不同的结果。我对爱的理解是善良、是付出、是尊重、是不伤害，甚至是牺牲，不是恶、不是索取、不是占有。我是从本质上这样理解爱的。爱首先是善良，这是爱的本质。

爱是一种天赋，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意志力。既然是天赋，每个人都会不同。爱的天赋决定一个人对爱的感应、理解、接收和表达能力，也决定爱的深度。

过去，我讲初恋是那么一种情景，满腹的爱不能表达，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过去我们表达爱，有时候要通过写信，然后等人家回信，现在一个短信就过去了，而且表达得非常直观，跟过去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了，或者说整个文化心理都不一样了。

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爱，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个人主义多一些，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所谓个人主义，即是以“我”为中心，以“我”的利益为衡量标准。现在的恋爱可能比较容易，但爱的质量跟过去比起来是高还是低？很难说。社会在大大地进步，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判断是激进的，包括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这个激进改变着我们整个世界的格局，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《战未决》

何达/著



小说以旷氏家族三代人的经历与纠葛为主线，多角度描绘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代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，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同仇敌忾、勇于牺牲，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伟大事迹。人物形象性格鲜明、生动立体，作家更努力挖掘战争对不同人物内心的影响，在语言方面亲切自然、生动幽默、雅俗共赏。

《背叛》

保罗·比第/著



本书是“当代马克·吐温”保罗·比第的代表作，被评为“21世纪第一部堪称伟大的讽刺文学”。作者保罗·比第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家。小说演绎了一出模糊了历史与现实、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讽刺喜剧。作者从黑人视角探讨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问题、贫富差距、阶层固化、性别不公、教育分化等社会现象。在大笑中，用荒诞映射出当今美国的现实。

名家点评

刘庆邦的写作是静寂的，他似乎无心把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能指卷入文学的浪潮之中，他似乎远离任何运动和潮流，他安然地处于文学的边缘之外，但他却又是无法忽略和抹杀的“边缘”，是活跃的，不断参与、见证、化解和重组着文学的活动。刘庆邦用他平易的讲述和自我指涉的智慧，提供了一种特具本土性的叙事方式。

——著名学者 张颐武

刘庆邦的书写往往是俗常里的诗意，承继和成长怀着虔诚的驯顺。

礼失而求诸野，这个“野”，就是刘庆邦的小说世界。在那里，能看见某种程度和形态的礼仪，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，被赋予了美学的意义。

——著名作家 王安忆

刘庆邦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

上翻唱新曲，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，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，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，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贺绍俊